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建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建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
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
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
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
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鳴者叱
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
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
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
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
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
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建二

郭象註同天人忘彼我故嗒然解體若失

其配槁木死灰言其寂寞無情止若枯木
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
無心自爾吾所不能二也夫我既喪矣何
物足識哉簫籟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
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咸其自
取天地之籟見矣大塊噫氣豈有物哉天
地塊然而自噫耳萬竅之怒號衆木之異
竅衆竅之殊聲莫不稱其所受調調刁刁
風欲止而微動貌已上旣明人籟地籟子
游遂問天籟子綦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物哉即人
籟地籟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
夫生者塊然而自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
生物物亦不能生我自己而然謂之天然
豈蒼蒼之謂哉

建二

二

呂惠卿註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
我而已苟爲無我則如死灰槁木不足異
也子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爲形心所役而
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然於嗒
然之間知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

察矣蓋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
物時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
不在我也比竹之爲物人皆聞之知其空
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爲我者亦然萬竅怒
號何異有我而役其心形之時邪衆竅爲
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時邪曰而
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
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
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
籟可知矣

林疑獨註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
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
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
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
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
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建二列子所謂疑獨是也三
王雱註大同林說

陳詳道註人籟出於使然天籟則有自然
者存而尸之者誰邪咸其自取怒而已夫
日晷有常度憂喜者視之有長短之異月

行有常遡往來者視之則東西俱馳風之
吹萬不同而成其自取豈異是哉此所以
爲天籟也風以虛而善入竅以虛而善容
籟者出於虛而已即虛以觀物物無不齊
即實以觀物物無不異也

陳碧虛註天地之有風猶人身之有元氣
是爲無作猶人坐忘時也萬竅怒號猶人
應用時也惟其竅穴有異所以聲籟萬殊
蓋亦出於自然耳詳夫三籟之自然理歸
坐忘之冥極者也

趙虛齋註聲出衆竅誰實怒之蓋有聲聲者存乎其中不可得而聞見此地籟中之天籟也人籟亦猶是而非比竹所能盡故後章喻以知言夢覺喜怒哀樂日夜相代不知所萌萌者生之始旦暮得此所由以

生即籟之天也所謂真宰真君亦此意

林氏膚齋口義云莊子之文如此一段妙中之妙者古言詩爲有聲畫謂其能寫難狀之景也未嘗見畫得聲出來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于喁又是其相和之聲也

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不可見之聲
却就筆端寫出此所以為妙

褚氏管見云竊考上文形固可使如槁
木正言之也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反問
之也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其為吾則

建二

四

心不應如死灰是有真我存滅動不滅
照之義子游請問其方答以大塊噫氣
特證以地籟而已洎再請子綦乃曰吹
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至此始泄天籟
真機惜乎子游知形可槁心不可灰之

爲真我而弗悟此即籟之天也心爲天
君籟即吾心之用凡所以致知格物酬
機應變形諸言動者皆是不必見於聲
而後爲籟也君可端拱無爲不可一日
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一時泯滅心

雖無聲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如鍾鼓
在懸不待扣而後知昧者泥夫形相之
起滅是以聲聞有間斷耳人籟地籟有
動有寂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真宰
真君實聲聲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是矣百姓日用不知與接爲
構滑神勞精而病物之不齊是猶抱薪
而止火也學者儻能反而求之得其歸
趣則內揆諸身外觀諸物始終各契於
本源小大皆均於一致安有不齊者哉

建二

五

續考大塊之義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
造物是也亦自然之稱又云天也按本
經大塊載我以形列子云地積塊耳釋
之以地義或近之詳此所謂大塊似指
天地之間噫氣即道德經所謂其猶橐

籥乎是也闢闔之機陰陽之本一元之
氣運化於斯所以鼓舞萬物動蕩振發
而使之敷舒長茂焉大而飛屋拔木摧
山立海此奮發之暴戾者及其機停籟
息寂然歸無則向之鼓舞者安在真人
以此喻心之起滅實爲至論而所以起
滅者在人精思而善求之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
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闔
縵者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

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誼盟其守之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勝
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
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
歎變懃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矣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
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

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
足以相治乎其迹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
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
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
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
謂大哀乎

郭象註夫知言寤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
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

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迹明物
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已可行
情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
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
而莫爲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
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僞也凡
得真性用其自爲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
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
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
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未嘗以此爲

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
終身役役蕭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
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爲哀則凡所哀者
不足哀也

呂惠卿註閑閑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

建二

七

寐覺接構有緩客察之不同也好惡藏於
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枯名節臨於外
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
不同也殺如秋冬至莫使復陽則欲之淺
深不同也喜怒哀樂至姚佚啓態則其情

狀發見之不同凡此皆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己也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日夜相代
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爲之爲也夫器之小
大趣欲向背淺深之不同不乃似畏佳竅
穴之異形乎閑間縵惴喜怒哀樂情狀之
不同不乃似怒號于喁之異聲乎樂之出
虛蒸之成菌求其所萌而不可得不乃似
風濟竅虛調調刀刀而不知所歸乎由此
觀之則我之爲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槁
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

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
得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
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
不得其所爲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
未嘗有在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

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爲臣妾莫有
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則迥相爲君臣
非真君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爲使者不
可得則有真君存焉可知矣人莫不有真
君不爲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而加

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
得遠故也

林疑獨註以至約之心闢至多之物終亦
疲潰而後已縵者蔽之淺害者蔽之深密
則允深者也機括言其發不可追詛盟言

建二

八

其守不可奪遂於是非係於守勝其精氣
之殺如秋冬搖落其沈溺利欲不能使復
之於善也自上文炎炎閑閑至姚佚啓態
皆論不能見獨者爲陰陽所役有此情態
萬殊樂出虛則聲出於無聲蒸成菌則形

生於無形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生之
始且暮得此以生而不知所以然也非真
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之名無所取真
君出命而無爲宰則承君之命而有所宰
制其爲物也不屬陰陽內外可以神會不
可象求性命之至情待真宰而後行而真
宰之形不可見也夫人之百骸九竅宜任
其自然苟不能忘而愛之則有私親於其
間所悅者爲君不悅者爲臣妾臣妾不足
以相治必有真君以治之真君者無爲而

居中虛之地百體九竅皆爲役用而不自
知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老子云絕學無憂言求無益於得也夫物
在造化中其變無極而真君固不亡世人
偶得爲人遂至於有我而不知有不亡者
與物相刃相靡爾然疲役形與心化則亦
已矣可不悲哀乎

建二

九

陳詳道註夫以知言應於外聞恐攻於內
則其發有是非之累其留有守勝之蔽消
殺其德而至於不可復厭塞其心而至於

不復陽則喜怒哀樂唯物之感而已豈知所謂逍遙哉樂出於虛蒸而成菌陰陽之變日夜相代乎無窮之中即形聲而觀所以形聲者遠矣而莫知其所萌即彼我而觀則亦近矣而莫知所為使故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真宰道之用也夫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吾皆存之而已又孰親私之哉臣妾者事人而不足以相使迨相為君臣則不能無為有真君存焉則未嘗有為當視之時目為君而使然者有尊目存焉當

行之時足爲君而使然者有尊足存焉凡
此皆人之固有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
乎其真夫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則形
奚足有彼生生之厚者有之而不亡與物
轉徙於是非之塗至於形化而心與之然

此哀之大者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

趙虛齋註知言寐覺接闔窖密酬酢萬變
猶風作籟鳴吹萬不同也發者方動之初
有機焉留者旣動之後有守焉豐者殺長
者消已之漸也入而不出閉而不開至於

涸竭歸盡已之終也厲風濟則衆竅爲虛
此所謂使其自己也喜怒至啓態十二者
發乎情見乎聲音顏色是孰使之然邪樂
由虛出茵由蒸成所以明十二者之咸其
自取也情與物接起伏相因不知其所生
建二
之始凡有生於無無之中有主宰存焉且
幕得此所由以生即籟之天也非彼無我
中庸謂不誠無物然非物無以見誠故曰
非我無所取此言幾於道矣不知誰實使
之若有真宰存於中而無端之可尋信者

率性而行情者性之已發性則無形之可見也人之一身百骸九竅不能相統吾誰與親其有私焉言其中必有真君然後能統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求得其情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不得其情也得與不得其真無所加損一受此以成形形有盡而性不亡世之人顛冥於是非利害而不知止甘與草木俱腐是可哀已庸齋口義云大知之人從容自得小知之人計星筭兩大言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

此一句內小言詹詹瞻前顧後百家之說
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鬼交則神集於
心形開則四體皆動此兩句自帝王至庶
人皆在內言人夜則安寢平旦遇合之間
便有應接役心如戰鬪然即孟子所謂旦

建二

十一

晝之所爲有桎亡之者是也縵者緩縵不
切害者語存機宥密者深思一線不露此
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皆憂苦畏懼不得自
在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謂小人戚
戚莊子之意則謂堯舜周孔皆為戚戚矣

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謀中的好勝之心
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
消月鑠意有所溺一往無回此等人身雖
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已上形容世俗
之用心喜怒等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變
態如樂之出虛氣之蒸菌皆造物使之是
爲吹萬不同也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
莫見所起之處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生
此指造物非造物則我不能生造物所爲
必因人而見如此論之若近而可觀而所

以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真宰即造物若有者不敢以為實有也不得其朕即是莫知其所萌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但不見其形故莫知所為使有情言有實即已信也自日夜相代以下言造物之所為

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欲人於此着意點檢也百骸九竅六藏人皆備此吾何所獨親而私喜乎如頭痒手搔則手為頭之役目望足行則足為目之役役者臣妾也不足以相治手足耳目鼻口互相為用以受

役者為臣役之者為君百體之君臣既不
可定名則心者一身之主宜以為君心又
不能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為真君
矣如此尋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
得所謂真君者初何加損乎人受形造物
是二
相守不亡待此形歸盡而後已而不能委
十二
順乃為外物所汨盡其一生如駒過隙爾
然疲役可不哀邪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
白得老形衰而心亦疲是其心與之然也
可不謂大哀乎重歎其不可復救也

百已上集解詳明茲不復贅其間慮歎變
白慙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他書
然無所見諸論多不及獨成法師疏云慮
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改易
舊事慙則屈伏不伸據慮歎疏釋誠善
而變慙之義尚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
輕躁而務作爲慙則畏懼而不敢動庶
盡經意云又疏姚則輕浮佚則奢縱啓
則開張情欲態則嬌淫妖冶似亦未稱
上文今擬解云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

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
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已者一體之
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
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性所
有哉由厭溺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不

建二

十三

忘不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蒸而成
菌幻塵泡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
之懷當知有湛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
此擾擾特其變境塵緣偶遇識破即空
反究我之與物原於本無暫寄世間姑

酬宿業思所以解胎根於厚地襲氣母
於先天不將不迎常清常靜則雖身處
囂塗神超聖境何世累之能及哉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
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
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
所言者特未定也果且有言邪其未嘗有言

邪其以爲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
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
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

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
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
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
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
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
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
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象註今夫知者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生

建二

十四

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故曰天下莫不芒
也人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
自師其成心則各自有師付之自當以成
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
成心未有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

未成心而有是非猶今日適越而云昔至
明夫是非者羣品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
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
有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也言者各有
所說故異於吹我是彼非以爲有言邪未
足有所定以爲無言邪據此以有言言與
齧音有辯無辯亦未可定是天下之情不
必同而所言不能異也夫道焉不在言何
所隱蔽而有真僞是非不知此道之皆存
皆可也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

則真僞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今欲是儒墨之所非非儒墨之所是不若以儒墨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然物皆自是故無非是

建二

十五

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彼無是所以玄同物皆不知彼之所見而自知其所知自以爲是則彼以爲非譬之生者方自以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不可也亦然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至於各冥其分

吾所不能異因天下之是非而是非無不當也是亦彼也則我爲彼所彼亦是也則彼自以爲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謂之環環中空者也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空則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呂惠卿註我與物敵形與心化而不自知芒昧之甚者至人之心其靜如鑑非有待而然得其成心而已我不得其成心所以獨芒彼至人者固不芒也人誠能隨其成

心而師之誰獨無師乎奚必知代其故習
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不芒而可師
者不知求之耳成心吾所受於天而無虧
者故足以明真是非苟爲物所虧則所謂
是非者未定也是非本無而以爲有雖禹
之神猶不能爲之方吾將柰何哉言非吹
也言者有言是爲物之所吹非吹物而使
之者故所言未定則有言之與未嘗有言
其異於穀音不可得而辯也道無不在則
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真偽物無非道

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是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十六

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復命知常之驗也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為是非之正若釋知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自彼則不見故以彼為彼

自知則知之故以己爲是在彼之論亦然
則是本無定體也而世以爲有彼是猶方
生者以生爲生而方死者以死爲生是以
無有爲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求其
所以生自何來其方死也求其所以死自
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爲方
死方死乃所以爲方生不可也亦然此
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
體未嘗有異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更相
爲用而已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則以明

之謂也

林疑獨註人生芒昧之中非無不芒之真性也爲物所蔽而不自知耳聖人則不由是非之塗忘懷息慮照之于天然吾之所照特因世有是非者耳故曰亦因是也以

建二

十七

此爲是亦爲彼所彼以彼爲非彼亦自以爲是彼之與此各有一是一非莊子欲明其無彼是而不定其所以然故託以果且有無之語既忘彼是又忘其所以彼是彼是不得與我爲偶此謂道樞樞者運轉開

闔之機環者虛而未離乎形樞之體圓而
動妙有也環之體圓而靜真空也妙有真
空相資爲用所以應無窮也非天下之至
明孰能與於此

陳詳道註人心固清明於水火與物相馳

與形俱化而至於芒乎無知者無明覆之
耳蓋芒者人也不芒者天也善養心者不
以火滅天存其不芒者而已人之生也天
與之成形道與之成心隨其成心而師之
則冥與道契冥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代者陰陽之變知代而心自取道則知者
也人皆有成心可師奚必知者為然未成
心而有是非是以無為有榮華其言雖有
神禹且不能知況非神禹乎夫人之心以
道尊之則君以道求之則師有是非之心
而師之則是是非非而全於知有是非之
心而役之則是非非是而歸於愚古之人
始乎師心而卒乎忘心師心則是非所以
彰忘心則是非所以泯也夫言非吹也言
者有言吹出於自然而無所停言出於有

辯而無瑕謫齧音不出於所倡而猶有辯
言始於有言而卒於無言故有異於吹辯
始於有辯而卒於無辯故異於齧音道惡
乎往而不存則道固無隱矣而隱於小成
言惡乎存而不可則言固無隱矣而隱於

建二

十八

榮華小成則不冥於大道而真偽所以生
榮華則不要於實際而是非所以著今欲
是儒墨之所非而歸於真是非儒墨之所
是而歸於真非聖人不由彼是而照之于
天亦因是也樞所以運轉開闔環則圓虛

善應樞得環中以為運轉萬物得樞以為
之應所以付是非於兩行而無窮也陳碧
虛註人之生也皆以欲惡蕩真是非滑性
芒昧而不明至人超然生死妙理昭明豈
有芒昧者乎夫不師道法古而自執已見
謂之成心若隨成心師之誰獨無師人人
自有師則不須賢以代不肖也若以成心
自取而為有所得者則愚人黨與亦衆矣
故道者同於道失者同於失也心未成而
有是非越未適而云先至理本無而強謂

之有因是有而有有莫窮雖至德神人亦不能知其所以吹猶鳴也故與言異彼此持勝故無定言言者所以宣意吹則無義可取若不以義取言其與轂音何異大道未嘗隱而學者有真偽至言未嘗晦而語

建二

十九

者有是非道人無間何適不有言化羣品何往不通大道廢有仁義小成之謂也知慧出有大僞榮華之謂也儒學周孔墨宗夏禹儒之所是墨之所非墨之所是儒又非之今欲是儒者所非而非墨者所是莫

若反覆相明而彼此是非兩行矣物情本無非彼因其對偶故也本無非是因其自勝故也自彼則不見如緩之成儒不見彼翟之為墨自知則知之翟之守墨出於自勝緩以儒自是亦因有翟而已彼此是非亦猶方生者貴生方死者樂死是以聖人照之於天不由於人亦不得謂無因是也彼是各一是非而求其果且有無歸於忘言之極則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者中空轉而不滯戶樞之用要在環中以應無窮

若乃道之樞則以理轉物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無有能對道樞之妙者矣

虛齋註芒即役役而不知所歸則不芒矣成心即子思所謂誠者自成也此本然之性能盡其性則無所不通人皆有是心矣

必他求師邪代者晝夜生死之理人能師其成心則此理自明矣必求知如子路之問鬼神與死是必欲知代也故孔子答以事人知生欲其自取於心耳理未明而先有是非以無有爲有此妄人也雖聖人亦

無如之何言心聲吹風聲與比竹聲擊音
鳥子欲出卵之聲三者不同而有聲聲者
存乎其中則未嘗有異言者有言謂欲言
未言之間故未定果有言邪則其言未出
未嘗有言邪則其言將出於此之時不可

建二

二十

得而辯猶擊音也道無不存而有真偽之
辯言無不可而有是非之分儒墨互相是
非非明莫辯也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天
也彼人也自人而求之不可得而見自知
則知之知性則知天矣彼出於是有形生

於無形也是亦因彼無形依於有形也彼
是方生之說有無動靜相生也世人昏迷
於是非之塗莫之能辯聖人灼見是非之
理要亦不過因其是者是之而已彼是相
因有無相生皆不能以相異莫得其偶者
離彼是有無而獨立此乃道之樞要樞者
處中而運外酬酢萬變如環無端惟知者
知之

庸齋口義云芒芒然無見識貌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天理未嘗不明以人欲昏蔽故

至於芒昧知道之人豈如是乎成心者天
理渾然而無不備若能以此爲師誰獨無
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代謂變化言其知變
化之理自取言其有所見若未能見此渾
然之理而強別是非猶今日適越而昔至

建二

二十一

本無所見強以爲有雖聖人亦不能曉悟
也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謂之言則
非吹比言者有言各宣其意此四字便是
是非之論所由生其所言者出於汝邪出
於造物邪故云未定擊音未有所知亦由

是也道本無真僞因何隱晦而有此真僞
言本無是非因何隱晦而有此是非道則
小大精粗皆存言則是是非非皆可小成
謂小識偏見榮華者自誇詡而求名偏見
之言勝則至言隱矣自此而有儒墨相非
之論若欲一定是非須燭以自然天理物
我對立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
因彼亦猶生必有死死必有生二者不可
相離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聖人所以不
任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混彼我而一

之爲得道之樞要始如環中之空而應物
無窮是非各無窮亦照之以天理而已

按諸解多以成心爲善或以成心爲否
考之下文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
適越而昔至則成心者是非分別之所

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侍西蜀無
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未成心則
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
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
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

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
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再衍餘意輒陳
管見云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為難能
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
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

是二

二十二

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萬法之本
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蔑無若曰成心
則流乎意矣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為未有不因物而
生者心离也离主火火不能自形必有

所麗而後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
心麗物而爲善猶不若無心無爲況麗
物而爲惡乎關尹子云來干我者如石
火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此遺物離人
攝性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而求之有
餘師矣知字舊音去聲或讀如字以下
文愚者與有證之則音智爲當與音預
碧虛以黨與釋之獨異於衆知代之義
諸解不同審詳經意知代而心自取者
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以

為成心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卷二

二十三



